

# 北約與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博弈

胡敏遠 博士

提 要：

- 一、波羅的海是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必經之地，也是俄國海軍進出北海的必經海域。北約部隊在此地的駐軍讓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陷於與俄國領土分割的狀態。而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大多傾向與北約結盟，北約也不斷向上述國家的前沿部署軍隊，但俄羅斯的空防能力卻能完全攻擊或威脅此地區的基地與空中武力。
- 二、北約與俄羅斯近期的衝突包括：俄、烏在亞述海的軍事衝突；「三叉戟-2018」VS.「東方-2018」的軍演對抗；歐/俄在波蘭的地緣戰略之爭等。北約與俄羅斯的競爭對區域安全影響有三：雙方軍事摩擦機率大增；區域軍備競賽勢所難免；美、俄對抗加遽全球政治的動亂。
- 三、莫斯科不會坐視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落入北約之手，北約在美國的主導下，會持續制壓俄羅斯的勢力，地緣競爭上雙方衝突勢所難免，戰略博弈的勝負及對歐洲國際安全情勢的發展，深值關注。

關鍵詞：北約、俄羅斯、波羅的海、地緣戰略、大國競爭

## 壹、前言

俄羅斯於2018年9月舉行自1981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東方-2018」戰略軍演。無獨有偶，10月底至11月初北約國家則在波羅的海周邊地區舉行了一場自冷戰以來北約最大規模的「三叉戟-2018」軍演。俄羅斯為防止北約控制波羅的海，在「三叉戟」軍演期間發布對北海進行導彈試射。兩方不停的擴大軍演規模與導彈射擊，明顯看出是向對方展示肌肉，警告對手不要輕舉妄動，嚇阻

意味濃厚。強權在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競爭，瞬間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俄羅斯軍事擴張引發與北約的緊張對峙，源自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當時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此事件讓北約國家認識到俄羅斯的勢力幾乎已掌控黑海地區，且對東歐造成極大威脅，北約若不即時採取防範措施，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可能是俄羅斯下一個侵略目標。北約與俄國都選在波羅的海附近舉行聯合軍演，彼此對波羅的海要域的控制，有著迫切的危機感。

北約對俄羅斯的安全戰略是以「混合戰爭策略(hybrid-warfare tactics)」<sup>1</sup>為手段；它是指一種平時與戰時無法清楚劃分的作戰階段，過程中又是以軍事手段或其他公然暴力指向某一個國家。衝突過程中，經常混夾著領土、主權的爭執。所以，當一國的主權受到他國的政治侵犯時，混合作戰即已展開。此種作戰的新概念實與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戰略較為相近。因為地緣戰略是以所在的地理關係為基礎，著眼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國家利益的思考，進而制訂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的概念<sup>2</sup>。混合戰爭策略實際上包含了地理、主權與現實利益的軍事衝突。

因此，本文以地緣戰略學說為基礎，探討有關北約及俄羅斯的戰略博弈，主要探討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價值，及其對北約及俄羅斯的重要性；其次，有關俄羅斯強化在波羅的海軍事部署的戰略涵義；最後，研究雙方戰略博弈的勝負，及對歐洲國際安全情勢的發展，希望提供海軍官兵不同的戰略視角，並瞭解不同國家間的地緣戰略博弈。

## 貳、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特性

### 一、地緣戰略理論概述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產生於19世紀至20世紀40年代，此時期受階級立場和帝國歷史的限制，地緣政治思想是為國家對外擴張的主張而服務<sup>3</sup>。地緣戰略就是利用地理特性及可產生的作用力，謀取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方略<sup>4</sup>。美國前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地緣戰略就是地緣政治和戰略思考的結合<sup>5</sup>。它帶有權力競爭與利益分配的政治色彩。依此，傳統地緣政治理論運用在波羅的海強權競逐的相關學說，包括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sup>6</sup>、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論、杜黑(Giulio Douhet)的空權論<sup>7</sup>、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邊緣地帶論等著名學說。上述理論又以「心臟地帶論」與「邊緣地帶論」與當前波羅的海的強權競爭，最為直接。

冷戰後的地緣戰略朝向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管理發展。新地緣戰略是運用傳統地緣戰略的概念，用以預測世界未來的政治發展與風險的管控<sup>8</sup>。然而，新的地緣戰略學說仍與傳統理論息息相關，分述如後。

#### (一) 麥金德心臟地帶論

註1：「混合作戰」為美國和北約組織在歐洲及北非面對新型挑戰(威脅)時的新型作戰形態。詳閱，Nalery Gerasimov, Harold Orenstein 著，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Contemporary Warfare and Current Issu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國防譯粹》，第45卷，第5期，2018年6月，頁42。

註2：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臺北：揚智出版社，2017年7月)，頁61。

註3：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頁8。

註4：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2。

註5：布里辛斯基，《大棋盤》，(美國：Basic Books出版公司，1997年)，頁2。

註6：海權論的代表人物為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1840-1914)，主要著作有《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它的基本觀點是強調控制世界海洋和海上通道，發展海上力量的極端重要性，即誰能控制海和海上通道誰就能控制世界。

註7：空權論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軍事理論家杜黑，代表著作為《制空論》。基本觀點是強調發展空中力量和掌握制空權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註8：姚有志，〈序：21世紀地緣戰略的思考與前瞻〉，收錄於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4。

19世紀後期以來，由於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帶來的巨大成就，陸上交通運輸工具的發明，使陸上權力的擴張成為歐洲主要大國爭取地理條件的重要手段，使得海權論逐漸讓步於陸權論。最早有系統闡述陸權論的是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sup>9</sup>。麥金德在其代表作《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論述到，「誰控制了東歐就控制了心臟地帶，控制了心臟地帶即控制了世界島，而控制了世界島等同於控制了全世界」<sup>10</sup>。所以，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又稱之為「陸權心臟論」，此論述直接影響二次的世界大戰德、蘇兩強在爭奪世界霸權的版圖中，彼此視對方為主要的敵人，此學說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蘇聯（現今的俄羅斯）進行圍堵的主要依據<sup>11</sup>。冷戰結束以來，東歐地區的共產國家紛紛脫離蘇聯控制靠向北約，俄羅斯為重新恢復控制東歐地區，已與原東歐、南歐的共產國家出現衝突與摩擦，渠等國家爭奪之要域乃「心臟地帶論」所指的東歐地區。所以「心臟地帶論」仍是左右北約與俄羅斯競爭的地緣政治學說。

## （二）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論

史派克曼為美國地緣政治學者，他認為地緣政治學最基本的前提，是空間在國家間相互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空間固定了國

家之間相互位置，並界定著國家之間互動作用力大小與方向<sup>12</sup>。地緣政治的研究著重於探討人類、地理空間與歷史之間的影响過程，並研究地理空間在人類歷史活動中的重要性<sup>13</sup>。邊緣地帶學說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提出，其目的是要提醒美國，必須防止有歐亞兩個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具壓倒性的統治勢力，進而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sup>14</sup>。其用意在提醒美國，在歐亞大陸可能出現一個海陸強權（暗指前蘇聯），對美國帶來新的威脅。史氏稱上述地區為邊緣地帶，認為世界力量的重心必須是在海、陸交匯的地帶。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指西歐大陸的海岸地區、阿拉伯半島至印度半島西岸的海岸地區），因海權國家需要在此地區建立海軍基地，才能讓擁有海權的國家不斷向外延伸力量；相對的，大陸地區的陸權強國也必須與海上力量結合，才能為陸權創造實力。史氏仿照麥金德提出一個著名的警語：「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著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運。」<sup>15</sup>他主張美國要從全球的角度來看邊緣地帶，此一地緣政治思想也充分反映美國戰後在全球戰略布局。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部公約組織的設置等，都充分說明美國要在邊緣地區控制歐亞大陸的強權（主要指俄羅斯）。

註9：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3, Vol. 55, No. 3, pp.53-54。

註10：麥金德在其代表作《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將歐亞大陸分為心臟地帶和新月地帶兩個部分，所謂「心臟地帶」指的是從中國東北經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亞，再從中亞一直延伸到東歐的廣闊的草原大通道。參考劉雪蓮，《地緣政治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頁58。

註11：吳征宇，〈重新認識「心臟地帶理論」及其涵義〉，《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5年，第3期，頁59-60。

註12：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p.4。

註13：Jacques Le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p.145-149。

註14：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頁30。

註15：同註10，頁94-96。



圖一：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及地域要圖

資料來源：〈波羅的海〉，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7%BD%97%E7%9A%84%E6%B5%B7>，檢索日期：2019年1月15日。

## 二、波羅的海的地理特性及對俄羅斯的重要性

波羅的海(Baltic Sea)是中歐和北歐之間的陸間海，海域橫貫北緯53度至北緯66度，東經10度至東經30度，介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瑞典部分、歐洲大陸和芬蘭諸島之間。波羅的海面積約37萬7,00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為55公尺<sup>16</sup>。波羅的海在北端與波斯尼亞灣相鄰，在東北端與芬蘭灣相鄰，在東端與里加灣相鄰，這些海灣同樣可以被看作是波羅的海的一部分，共同擁有波羅的海海

岸國家計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俄羅斯、波蘭、德國、丹麥及北歐三國(芬蘭、瑞典、挪威<sup>17</sup>)等九個國家(如圖一)。

從地理來看，俄國只有邊界靠海，才有利於生存與發展，俄國在歐洲藉由波羅的海及黑海的對外連繫，遂能發展為強國。俄羅斯(從蘇聯時期至今)的外交政策根本出發點就是恢復帝俄時期的「戰略邊界」和歷史形成的地緣政治空間<sup>18</sup>。在其自然疆界內恢復俄羅斯國家的壯大，首要目標就是掌握波羅

註16：〈波羅的海國家〉，《Travel Network》，2018年12月，<http://www.visitlithuania.net/boluodi-hai-guojia>，檢索日期：2019年2月1日。

註17：挪威雖為北歐國家，但其海岸線在北海與北冰洋地區。所以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不包括挪威。

註18：方永剛、唐復全著，《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83。

的海及黑海的控制權。如同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齊姆布爾斯基(Ba, Vadim Tsymburskiy)的理論所言，俄羅斯視其本身為一個「島嶼」。他認為俄羅斯是處於被羅馬—日耳曼文明、西斯拉夫文明、阿拉伯—伊朗文明、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海」所包圍的「島嶼」<sup>19</sup>。對歐洲區域體系來說，俄羅斯擁有雙重功能，除了客觀地理上的「大陸心臟」作用外，也是歐亞大陸巨大的「俄羅斯島」<sup>20</sup>。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稱自己為「大陸心臟中的島國」、大陸「心臟地帶」及「領土海峽」，其中「領土海峽」將俄羅斯與歐洲—大西洋體系分隔開，形成從朝鮮半島至芬蘭的邊緣大緩衝帶<sup>21</sup>。該地是俄羅斯主要的能源銷售市場、管線過境及儲放調節設施所在，因而直接與俄羅斯的總體經濟結構及國家安全政策緊密連結。對俄羅斯而言，既是對外的經濟問題，也是地緣政治問題<sup>22</sup>。

從歷史來看，俄國是一個與波羅的海隔絕的內陸國家，但其國內不斷發展壯大的現實，決定了俄國渴望成為海洋國家的欲望。在莫斯科公國時期，伊凡三世就已覬覦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利益，之後沙俄在「北方戰爭」中打敗波羅的海強國瑞典，控制了整個東波羅的海地區，並遷都聖彼得堡建立波羅

的海艦隊和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要塞<sup>23</sup>。目前波羅的海三國雖已脫離俄羅斯獨立，但內部亦有不少俄裔居民，他們除了是帝國時代的移民後代，也包括蘇聯時代被安排進行工業建設的俄裔人，三國的農業經濟逐步變成工業主導，愛沙尼亞甚至一度有過半人口是俄裔人<sup>24</sup>。

目前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為波羅的海地區最大城市，加里寧格勒為此區的軍事重鎮，亦是波羅的海艦隊的所在地。俄羅斯是波羅的海三國重要能源供應國，但近年該三國試圖通過與西歐國家簽署能源協議，以降低對俄國的依賴。值得注意的是，渠等一直視俄羅斯為安全上的最大威脅，他們相信只有融入歐洲才能獲得安全保障，若能加入北約即可與歐陸國家連為一體，北約不僅可提供軍事安全保障，更能以該三國為前緣基地，有效監控並封鎖俄國艦船進出波羅的海，因而在2002年提出申請，2004年正式成為北約成員國。反觀俄羅斯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進而獲得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組織的支持，使該三國倍感威脅。為此，北約部隊(尤其是美軍)在2015年正式駐防愛、拉兩國；美軍不斷增強在俄邊界的駐軍，俄軍在波羅的海的不安全感也隨之上升，因為該海是俄羅斯

註19：轉引自吳雪鳳，〈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與能源安全之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7卷，第3期，2016年7月，頁125。

註20：顧志紅，《事實與真相—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外交》(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年)，頁34-35。

註21：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認為麥金德與歐亞地緣政治學派的理論對俄羅斯地緣政治所忽視的部分—俄羅斯國家制度中的「島性」。參考顧志紅，《事實與真相—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外交》，頁35-36。

註22：吳雪鳳，〈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與能源安全之意涵〉，頁126。

註23：陳吉司，《波羅的海地緣政治格局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頁9。

註24：沈旭輝，〈波羅的海：普亭的下一個目標〉，平行時空，2016年10月6日，<http://www.ir-basilica.com/510-%E6%B3%A2%E7%BE%85%E7%9A%84%E6%B5%B7%E7%BC%9A%E6%99%AE%E4%BA%AC%E7%9A%84%E4%B8%8B%E4%B8%80%E5%80%8B%E7%9B%AE%E6%A8%99%E7%BC%9F/>，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進出北海的必經海域。北約部隊進駐波羅的海三國，不僅有兵臨城下之感，更讓俄羅斯在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加里寧格勒遭到雙面夾擊的威脅。

## 參、從地緣因素分析北約與俄羅斯的戰略博弈

### 一、「北約東擴」與俄羅斯的反制

北約做為冷戰延續下的安全組織，其目的是為遏制前蘇聯而建立的。中、東歐國家脫離蘇聯後，最希望加入歐盟以獲取政治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機會。從歷史與地理背景來看，中東歐國家都視自己為歐洲的一部分，因而熱衷於回歸歐洲。自1996年起中東歐國家陸續的要求加入該組織，北約遂展開「東擴」，北約的目的是要孤立俄羅斯，使俄國失去再度崛起的戰略依託。而北約的東擴，特別是在科索沃戰爭(1999年)及隨後在格魯吉亞(Kartlos，原喬治亞)和烏克蘭等國發生的「顏色革命」，讓俄國認識到西方不願見到俄羅斯的壯大，莫斯科逐漸放棄冷戰剛結束時對西方和解的幻想，且與北約在波羅的海的地緣競逐，已成為目前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

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後，俄羅斯在東南

歐及黑海地區已居於有利的態勢；相對的，北方因波羅的海三國、波蘭陸續加入北約，加上北歐三國立場也明顯傾向西歐國家，都讓俄羅斯頓失安全憑依。2014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訪問愛沙尼亞時，明顯表示北約將會承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五條規定：「捍衛波羅的海國家的安全承諾。包括向盟國提供安全保護的所需和具體的安全措施。」<sup>25</sup>北約在波羅的海的防禦戰略傾向，得到西歐國家、波羅的海三國、美國的支持與共同合作。這種新的戰略也提供遏制俄羅斯的侵略行為<sup>26</sup>。

相對的，無論北約在波羅的海如何強化軍事部署，在此地區的所有基地都無法擺脫來自俄羅斯的飛彈威脅。北約國家若從波羅的海地區的任何基地實施空中行動，其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代號9K720)短程彈道導彈(北約代號：SS-26 Stone)，此型導彈也列為對北約的首要威脅<sup>27</sup>。SS-26射程長達250哩，可從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州(Kaliningrad State)發射，打擊波羅的海的北約空軍及飛彈基地；俄羅斯的蘇愷SU-24型攻擊戰機可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北約武裝組織與基地進行空對地的攻擊<sup>28</sup>；俄羅斯在加里寧格勒州部署的S-400防空

註25：“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People of Estoni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3 September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03/remarks-presiednt-obama-people-Estonia>，檢索日期：2019年2月13日。

註26：Luke Coffey and Daniel Kochis, “The Baltic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Prepared to Fulfill Its NATO Treaty Obligations,” Heritage Foundation, 29 September 2015,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5/09/the-baltic-states-the-united-states-must-be-prepared-to-fulfill-its-nato-treaty-obligations>, Accessed 2019-02-04。

註27：Robert Farley, “Five Russian Weapons of War NATO Should Fear,” National Interest, 6 July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ive-russian-weapons-war-nato-should-fear-10816>, Accessed 2019-2-4。

註28：Maj Gen Charles Q. Brown, Jr., Brig Gen Bradley D. Spacy, and Capt Charles G. Glover III, “Untethered Operations: Rapid Mobility and Forward Basing Are Keys to Airpower’ Success in the Antiaccess/Area-Denial Environment,”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9, no. 3 (May-June 2015), pp.17-18,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digital/pdf/articles/2015-May-Jun/SLP-Brown\\_Spacy\\_Glover.pdf](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digital/pdf/articles/2015-May-Jun/SLP-Brown_Spacy_Glover.pdf), Accessed 2019-02-04。

飛彈對北約的任何戰機都構成威脅，若部署在俄羅斯西部邊境，亦可鎖定和打擊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東半部行動的飛行器<sup>29</sup>。簡言之，波羅的海地區國家大多傾向北約，北約也不斷將軍事力量向上述國家的前沿部署，但俄羅斯的空軍及導彈部隊也能完全威脅在此地區的北約基地。

## 二、俄羅斯因應波羅的海區域的戰略轉變

在東歐地區的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後，俄羅斯對北約在軍力發展上展現出強烈警惕和敵意；而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間的戰爭，以及莫斯科和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島的危機後，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感更是不斷上升。傳統中立國芬蘭、挪威、瑞典也開始積極尋求北約保護。2012年1月美國的《國防戰略綱要》指出，與俄羅斯接壤的5個北約國家(德國、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的安全環境，正遭受俄羅斯採取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軍事力量的威脅<sup>30</sup>。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鄧德福將軍在2015年7月任命前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將俄羅斯視為「對美國的生存威脅排在所有關切國(中共、北韓

、伊朗、…)的首要位置」<sup>31</sup>。可見，北歐、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至深且鉅。

莫斯科認為如果任由「恐俄」情緒蔓延，冷戰後可能再一次在東歐地區發生「蘇東波」效益<sup>32</sup>。為鞏固俄國在東歐的昔日風光，俄羅斯主動與德國商討建設一條代號為「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North European Gas Pipeline)，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直接輸運天然氣到德國<sup>33</sup>。管道建成後，德國從俄羅斯輸入的天然氣，將會成長兩倍，原路線經過的中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等國，將不能坐收天然氣過境費用<sup>34</sup>；此外俄羅斯也揚言利用「關閉天然氣管」威脅東歐國家，致使東歐國家雖飽受俄羅斯的欺負仍忍氣吞聲。相對的，歐盟國家及美國對於德國允諾俄鋪設「北溪-2號」管線不以為然，並認為此舉將破壞歐盟國家內部的團結。美國川普總統甚至抨擊德國的決定，並指控柏林當局花費數十億歐元滿足自身對於俄國能源的需求，而這些經費原本必須用在北約防務上<sup>35</sup>。美國及歐盟國家對俄羅斯的防範不僅在政治與軍事的安全方面，連能源的輸運都成為雙方地緣戰略競爭的重要

註29：Ralph S. Clem著，〈從波羅的海地緣政治看北約高端作戰策劃〉，頁32-33。

註3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Accessed 2019-02-04。

註31：Matthew Rosenberg, “Joint Chiefs Nominee Warns of Threat of Russian Aggression,” New York Times, 9 July 2015。

註32：蘇東波效益是指1989年代在蘇聯、東德及波蘭出現的東歐民主化的革命。西方社會稱此革命為東歐民主化或蘇東邊變。詳閱〈「蘇東波」會在中國大陸落腳嗎?〉，《天下雜誌》，2012年6月28日，<https://www.cw.com.tw>，檢索日期：2019年2月9日。

註33：〈北溪2號德俄直通 歐美瞪眼〉，在線報導，2015年6月，<https://www.dw.com/zh/>，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註34：俄羅斯輸運天然氣所經過的國家每年大約能坐收20億美元的「過路費」。參考〈美副能源部長：美天然氣4年後可供應德國〉，《經濟日報》，2018年9月17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72509>，檢索日期：2019年2月5日。

註35：〈川普批德 國家遭控制全因天然氣管問題〉，聯合新聞網，2018年7月12日，<https://udn.com.tw>，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議題。

俄羅斯地緣政治戰略的核心地區在其所謂的「近鄰」地區，所指的近鄰地區是與俄國邊界相鄰的國家，諸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格魯吉亞、亞塞拜然與哈薩克等國<sup>36</sup>。然而，上述國家自本世紀以來有的加入北約，有的則與俄羅斯的關係漸行漸遠。「北約東擴」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夢魘。尤其，美軍從2010年起在俄邊境不斷增加的駐軍與俄軍不斷上升的邊界軍事部署，使波羅的海地緣安全陷入封閉的安全困境<sup>37</sup>。

普丁總統曾於2003年國情咨文表示，俄羅斯視獨立國協為戰略利益範疇。其次，俄國外交部發布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亦指出，展開與獨立國協國家關係，係俄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可見，俄國重視與近鄰國家的關係發展，並關注這些國家與西方的關係演變，尤其對東歐國家是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是讓克里姆林宮坐立難安<sup>38</sup>。

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沃特(Stephen Walt)認為普丁總統對波羅的海國家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和軍事行動，為北約提供重新振作的理由，這特別有益於波羅的海三國，因為她們急於尋求北約的關注，特別是俄羅斯的威脅已經益發成為一種現實的時候。莫

斯科在烏克蘭進行對亞速海的軍事封鎖，以及俄羅斯軍隊在沿北約東部邊境更快的行動步伐，已經激發了北約的凝聚力，使其將重點轉向捍衛高度暴露的波羅的海地區<sup>39</sup>。一旦波羅的海的進出口被北約掌握，俄羅斯將可能對其「近鄰」地區關閉天然氣的輸運，地緣軍事競爭會立刻演變為能源的危機。

## 肆、北約與俄羅斯近期的衝突

2014年俄羅斯公然侵占鄰國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歐洲出現了冷戰以來最為嚴重的挑戰。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緊張關係升級為整體局勢的地緣政治競爭，當前東歐危機四伏，直接呈現在北約防衛線最為脆弱的俄、烏亞速海的軍事衝突、波羅的海周邊地區的軍事演習，以及在波蘭地區的軍事博弈。

### 一、俄、烏亞速海軍事衝突

2014年克里米亞島被俄羅斯併吞後，北約國家與烏克蘭均視之為非法行為。2015年以來，北約為防範俄羅斯的軍力擴張，加強在東烏克蘭的軍事部署，美國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俄羅斯為報復歐美國家，不斷地暗中支持在烏克蘭東部省分(頓涅茨克省、盧漢斯克省、札波里日亞省)的叛軍活動<sup>40</sup>。東烏克蘭地區的獨立聲浪隨即風起雲湧，對烏國政權帶來重大挑戰。

註36：立陶宛雖未與俄國的本土相鄰，但與俄國的加里寧格勒州(俄國稱此地為「飛地」)接壤。參考〈俄羅斯的新戰略：三分歐亞大陸〉，鉅亨網，2018年4月26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05605>，檢索日期：2019年2月12日。

註37：〈後冷戰時代的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地緣安全困境及防務戰略解讀〉，《當代雜誌》，第19期，2018年3月，<https://zhuanlan.zhihu.com/p/34925318>，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註38：轉引自魏百谷，〈從歐亞的經濟聯盟看俄國的地緣戰略〉，《歐亞研究》，第1期，2017年10月，頁42-43。

註39：Stephen M. Walt, "NATO Owes Putin a Big Thank-You", *Foreign Policy*, 4 September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9/04/nato-owes-putin-a-big-thank-you/>，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註40：鯨落，〈那場與普丁的戰爭——不要忘了前線的烏克蘭〉，聯合新聞-轉角國際，2017年3月6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312884](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312884)，檢索日期：2019年2月12日。



2018年11月25日烏克蘭海軍2艘砲艇及1艘拖船在開往亞速海的克赤海峽(Kerch Strait)時，遭俄羅斯海軍強行攔截，3艘船及24名船員均遭扣留<sup>41</sup>，烏國政府對此表達強烈不滿，雙方在亞速海及黑海附近的衝突升高到戰爭的邊緣。扣船事件後，烏國政府希望北約及美國能直接涉入俄/烏衝突，基輔方面希望藉由西歐國家的整體力量對俄國制裁，北約國家則要求雙方必須冷靜，以防戰爭爆發<sup>42</sup>。

俄、烏軍事衝突的發展正方興未艾。俄羅斯不會輕易對北約退讓，否則俄羅斯在東南歐的影響力將逐漸減弱。在與北約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的博弈中，俄國將其在東歐地區的影響力，做為與歐陸國家競爭的重要籌碼，此點意味著北約難以在烏克蘭問題上，掌握全盤。未來，莫斯科仍將不斷投下更大的財力、人力與科技，以增強俄軍在東歐地區的兵力部署；相對的，美國與北約國家仍持續對俄國武力遏制，雙方的軍事對峙與軍備競賽將重回冷戰時期的對抗格局。

## 二、軍演對抗

2018年9月俄羅斯在本土及周邊海域連續舉行了三場軍事演習，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東方-2018」戰略軍演，它是自1981年蘇

聯「西方-81」演習後，俄軍規模最大的演習。「東方-2018」戰略軍演還邀請中共與蒙古國共同參演<sup>43</sup>，軍演範圍覆蓋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東德等國和波羅的海地區；參演部隊來自俄中部、東部軍區，海軍部隊則包括太平洋、北方艦隊和空降部隊(如圖二)。參演人員超過30萬，動員裝備車輛3.6萬輛、各型飛機1,000多架、艦船近90艘。在演練過程當中，圖-95MC和圖-22戰略轟炸機相繼亮相，蘇愷Su-24M、Su-27、Su-30CM、Su-34、Su-35等戰機也紛紛出動。參演的直升機有Mi-24、Mi-8和Mi-26以及Ka-52武裝直升機。伊爾-76運輸機、A-50預警機以及多型無人機都參與其中。此外還有俄軍T72B3坦克、YOS噴火坦克、2S19自走榴彈砲、BM-30火箭砲、道爾M2U和「山毛櫸」M2防空導彈等先進裝備<sup>44</sup>。武器的展示還包括各型火箭砲及中、長程戰略導彈的實彈射擊。「東方-2018」戰略軍演方式主要在抗衡西方國家，也是向美國表達其對俄、中等國家經濟制裁的強烈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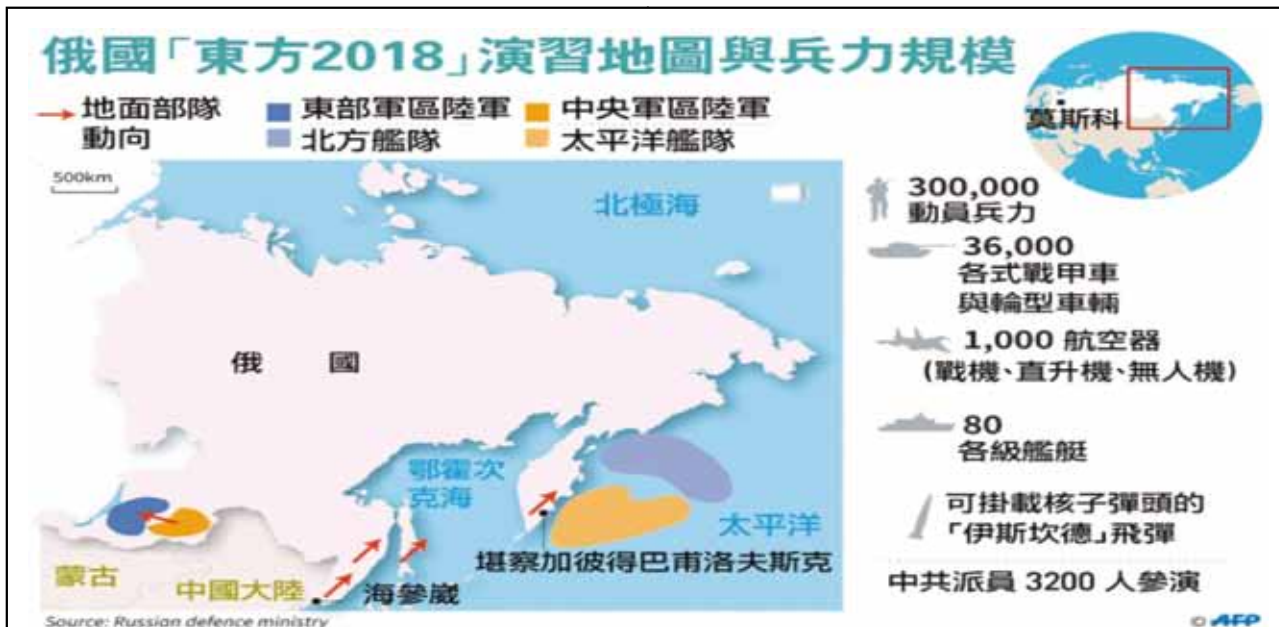
無獨有偶，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23日，北約國家及其友邦共計31國，舉行三軍聯合軍事演習，代名「三叉戟-2018」。慣例上，北約每3年會舉行一次「三叉戟」軍演

註41：王家豪、羅金義，〈俄烏刻赤海峽衝突-俄羅斯地緣戰略強勢〉，《明報》，2018年12月11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181211/s00012/1544467391826/%E7%8E%8B%E5%AE%B6%E8%B1%AA-%E7%BE%85%E9%87%91%E7%BE%A9-%E5%88%BB%E8%B5%A4%E6%B5%B7%E5%B3%BD%E8%A1%9D%E7%AA%81-%E4%BF%84%E7%BE%85%E6%96%AF%E7%9A%84%E5%9C%B0%E7%B7%A3%E6%88%B0%E7%95%A5%E5%BC%B7%E5%8B%A2>，檢索日期：2019年1月31日。

註42：〈俄烏衝突為鏡 看清獨派算計〉，中時電子報，2018年11月3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30000261-260310>，檢索日期：2019年2月11日。

註43：〈「東方-2018」戰略軍演中俄聯合戰役演練正式開始〉，中國國防部，2018年9月11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09/11/content\\_4824624.htm](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09/11/content_4824624.htm)，檢索日期：2019年3月27日。

註44：同註42。



圖二：「東方-2018」軍演地區圖

資料來源：〈陸俄東方2018軍演〉，2018年9月12日，[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D%B1%E6%96%B9-2018%E8%BB%8D%E6%BC%94%E4%BF%84%E8%BB%8D&rlz=1C1GCEU\\_zh-TWTW821TW821&source=lnms&tbn=isch&sa=X&ved=0ahUKEwi9m\\_Hdy4DgAhWJEbwKHawbA6UQ\\_AUIDygC&biw=1536&bih=755#imgcr=AM1-ZLIqoCFtoM](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D%B1%E6%96%B9-2018%E8%BB%8D%E6%BC%94%E4%BF%84%E8%BB%8D&rlz=1C1GCEU_zh-TWTW821TW821&source=lnms&tbn=isch&sa=X&ved=0ahUKEwi9m_Hdy4DgAhWJEbwKHawbA6UQ_AUIDygC&biw=1536&bih=755#imgcr=AM1-ZLIqoCFtoM)，檢索日期：2019年2月13日。



圖三：北約「三叉戟-2018」聯合軍演

資料來源：〈北約2018三叉戟聯合軍演〉，2018年10月23日，[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C%97%E7%B4%84%E3%80%8C%E4%B8%89%E5%8F%89%E6%88%9F-2018%E3%80%8D&rlz=1C1GCEU\\_zh-TWTW821TW821&source=lnms&tbn=isch&sa=X&ved=0ahUKEwj8qHJ1YDgAhVPhbwKHcovCGkQ\\_AUIDygC&biw=1536&bih=755](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C%97%E7%B4%84%E3%80%8C%E4%B8%89%E5%8F%89%E6%88%9F-2018%E3%80%8D&rlz=1C1GCEU_zh-TWTW821TW821&source=lnms&tbn=isch&sa=X&ved=0ahUKEwj8qHJ1YDgAhVPhbwKHcovCGkQ_AUIDygC&biw=1536&bih=755)，檢索日期：2019年2月13日。

，目的是嚇阻俄羅斯對北約國家的侵略與挑釁<sup>45</sup>。「三叉戟-2018」選定的時間是在俄國大規模軍演「東方-2018」之後，地點涵蓋挪威至北極海域，演習地域中的芬蘭、瑞典雖非北約國家卻緊鄰俄羅斯。軍演共動用10,000多輛戰車、130架戰機、70艘戰艦及4萬5千人參加。演習的規模、時間涵蓋、區域幅度堪稱冷戰後最大的一次演習，海空軍兵力是以美國主導，美軍派遣了「杜魯門」號航艦戰鬥群參加(如圖三)。在地面作戰部分，德國派出2個機械化旅及空軍部隊，總計約1萬多人，為本次演習派遣兵力最多的國家，對俄羅斯「圍堵」與「遏制」的意涵，可謂不言而喻。

「東方-2018」對「三叉戟-2018」，兩個軍演的互別苗頭，象徵著雙方軍備競賽的白熱化。當前歐、俄之間的武力競爭雖呈現在互相展露肌肉的階段，然而彼此間的不信任，會加速夾在其中的中小型國家(烏克蘭、波蘭、格魯吉亞、土耳其、…等)不得不在美、俄之間選邊站，同時也會讓渠等國家內部的動亂加速惡化，對區域的穩定將帶來極為負面的效益。北約與俄羅斯的軍事對抗已超過一甲子，北約的武裝力量又是以美國馬首是瞻(占北約整體軍力百分之六十以上)，北約實際上扮演美國的「代理人」角色。再者，美、俄兩大國的互不信任，雙方宣稱將放棄「中程導彈條約」，「武力競賽」在美、俄之間展開，歐洲地區將再次陷入武力

對抗的模式。

### 三、對波蘭地緣戰略之爭

波蘭在歷史上曾數度遭俄羅斯入侵，她對俄羅斯的畏懼更甚於其他國家。波蘭因夾在幾個大國之間，經常被大國出賣。數百年來，俄羅斯和歐洲列強們輪番在波蘭的土地上進行戰爭，因而波蘭被譽為「大國的擦鞋墊」<sup>46</sup>。據此，波蘭是最懼怕俄羅斯的國家，她從1991年到2017年間在各種場合共譴責俄羅斯217次，是對俄羅斯譴責次數最多的國家。

就地理面積而言，波蘭領土比北約的波羅的海三國的總面積大出約百分之八十，人口更為上述國家總和的6倍，而她與俄羅斯之間的加里寧格勒緊密接壤，北約對俄國在加里寧格勒的軍事基地，始終認為是威脅波羅的海周邊國家最主要的威脅源。隨著俄羅斯不斷在俄、波邊界增加軍事部署，讓波蘭如芒刺在背，波國擔心僅靠北約組織的力量，難以對抗俄羅斯。為嚇阻俄羅斯，波蘭自加入北約以來即不斷要求美軍能進駐波國領土。2017年10月，在波國政府的要求下，大約3,500名美軍駐防波蘭，展開為期9個月的東歐及波羅的海多國輪防任務，這是首次有西方軍隊定期駐守波蘭靠近俄羅斯邊界的地區。北約在2018年以後將於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4國分別增加部署一支多國部隊<sup>47</sup>。

北約與俄羅斯若發生衝突，首要的出擊

註45：〈冷戰後最大規模 北約三叉戟聯合軍演挪威登場〉，中央通訊社，2018年10月2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230343.aspx>，檢索日期：2019年3月21日。

註46：〈這國自費掏腰包恭請美軍進駐：被俄羅斯斥為「大國擦鞋墊」〉，每日頭條，2018年10月19日，<https://kknews.cc/military/leaqzeb.html>，檢索日期：2019年3月21日。

註47：〈北約火藥庫急什麼？3,500名美軍進駐波蘭 制衡俄羅斯〉，鉅亨網，2017年10月16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3687049>，檢索日期：2019年2月21日。

行動即是從波蘭出發以制壓加里寧格勒的俄軍，一旦俄國在加里寧格勒被壓制，北約空軍才可能出動，以反擊俄羅斯跨越愛沙尼和拉脫維亞邊境地區的俄軍部署，並阻止俄羅斯從後方調動部隊<sup>48</sup>。夾雜在俄羅斯與波蘭之間的白俄羅斯即成為關鍵的位置。由於白俄羅斯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最親密的盟友，兩國同文同種的屬性更是讓波羅的海國家深感恐懼，因為白俄羅斯若加入俄軍聯盟或讓俄羅斯軍隊通過其領土，將讓波蘭的北約防線出現裂痕。所以，波蘭希望北約甚至是美軍能直接進駐波國，才能防止俄羅斯對波蘭的入侵。

對此，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向北約表示，美國在波蘭部署作戰部隊的行動，嚴重違反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安全條例。他同時指出，俄羅斯對波蘭美國駐軍問題會密切關注，且必然有所反應。波蘭和美國方面已經開始討論，有關美國在波蘭駐紮軍隊的計畫，甚至願意付出數十億美元來為駐紮波蘭的美軍提供軍費，使波蘭土地上駐紮美國師的可能，已經大為增加。目前，波蘭每年提供大約20億美元軍費給北約，它足以為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基地建立永固的基礎設施，但仍不足以讓美國永久在該地區部署旅級或者更大編制的反應軍隊<sup>49</sup>。從東歐的地緣政治戰略角度來看，美國想把波蘭打造成橋頭堡，會面臨許多困難，但仍是具有價值的部署。

#### 四、對區域安全的影響

註48：Ralph S. Clem著，〈從波羅的海地緣政治看北約高端作戰策劃〉，《空天力量雜誌》，第10卷，第2期，2016年6月，頁35。

註49：〈波蘭成抗俄橋頭堡，美軍未來大批進駐！俄：已到眼皮底下〉，每日頭條，2018年9月23日，<https://kknews.cc/world/yep4p2a.html>，檢索日期：2019年2月2日。

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國家執行了一連串的排俄策略，意圖將俄羅斯排擠出波羅的海地區，進一步想把波羅的海劃為北約的勢力範圍。隨著北約不斷的東擴，波羅的海從昔日蘇聯的內湖，逐漸變成北約的內海。相對的，原來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本可馳騁北海至芬蘭灣地區，而今被封鎖在加里寧格勒附近海域，俄羅斯對波羅的海的控制力正不斷削弱。莫斯科為恢復對東歐與波羅的海的控制，正採取對抗與制衡手段。北約與俄羅斯的競爭與衝突，預期會對歐洲的區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 (一) 軍事摩擦機率大增

波羅的海控制權之爭已成為北約與俄國角力的主要戰場。北約若控制波羅的海的進出口，等同封鎖了俄羅斯進出北海的門戶，對俄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影響甚鉅。相對的，俄羅斯若掌握了波羅的海，等同其勢力可掌握整個北歐地區，對北約北方的安全將形成重大威脅。雙方的軍事摩擦機率也大為增加，歐洲地區的安全也難能確保。

##### (二) 區域軍備競賽勢所難免

從俄羅斯與北約以軍演較勁之時，雙方在軍備競賽上，美國將在歐洲的波蘭重新部署標準三型2A防空飛彈，此型飛彈可在大氣層反制俄國的洲際導彈。所以，在土耳其部署X型波段雷達系統，可以反制俄國在中東地區的中程導彈威脅。為因應北約的軍事威脅，俄羅斯建置重點在戰略嚇阻能力的建構

，主要是建造及改進「北風之神級」(955型)核子動力彈道導彈潛艦，可裝配R-30圓錐型洲際彈道導彈；此外，俄國海軍有45艘大型現代化巡防艦，配備高科技、長程日炙(SS-N-22)海對海導彈，刻正加入作戰序列<sup>50</sup>。為恢復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莫斯科不得不強化自己在西北部的安全防禦，此舉很容易被北約國家視為對其安全的新威脅。東歐國家及波羅的海國家會不斷地要求北約及美國投入新的兵力及武器裝備。顯而易見，北約國家與俄羅斯的軍備競賽，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 (三)美、俄對抗加劇全球政治的動亂

俄國不斷在東歐擴張軍事力量，最讓美國擔心的是美軍的反應時間不斷的受到壓縮。美國防部認為，未來若在中東或東歐地區發生大規模衝突時，大批美軍部隊尚未集結完畢或未抵達戰場前，俄軍及其盟邦已有能力限制美軍在上述地區的軍事行動或準軍事準備<sup>51</sup>。長期以來，美軍在全球的戰略規劃皆是以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為目標。兩場戰爭的作戰模式首重避免兩方面的敵人密謀勾結或趁機入侵美國的戰略考量。令美國最擔心的是，俄羅斯與中東地區的宿敵伊朗、敘利亞等國家的合作。近年來，由於美國強迫北約國家必須提高軍費分攤，及川普的美國主義抬頭，致使歐洲國家對川普政府的信任感大為降低。在中東地區對伊朗及土耳其的經

濟制裁，迫使伊朗、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愈拉愈近。美、俄對抗直接加遽衝擊中東地區情勢的安定，間接地也會影響東歐及波羅的海地區的安全。美、俄的對抗將讓全球再次掉入冷戰的恐怖平衡之中。

## 伍、結語

北約與俄羅斯在東歐的地緣戰略競爭，有朝向「軍備競賽」及「零和博弈」的發展趨勢。雙方不斷加強軍事力量部署，同時又指責對方應對安全對峙升級負責。波羅的海已成為北約及俄羅斯地緣戰略博弈的新戰場。雙方都以掌握波羅的海地區的海空域為優先考量，兩造勢必定會投下最大的力量，以確保在博弈的較量下，在上述區域獲得較大的優勢。

地理上，俄羅斯屬於波羅的海國家，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更是維繫俄國船運向北海進出的保障，莫斯科不會坐視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落入北約之手；相對的，波羅的海國家基於本身安全而靠向北約集團。北約在美國的主導下，為制壓俄羅斯的勢力擴張仍會不斷增強軍事部署。在地緣戰略的競爭上，雙方衝突的發生勢所難免。

歐、俄在波羅的海的軍備競賽、武力對抗、軍事演習的規模愈來愈大，競爭的趨勢已朝向隨時可能出現戰爭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北約(做為美國的代理人)與俄羅斯的

註50：CAPT Thomas R. Fedyszyn, USN(Ret.), "The Russian Navy 'Rebalances' to the Mediterranean,"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39, no. 12 (December 2013), pp.20-25。

註51：Aaron Mehta, "The Pentagon is planning for war with China and Russia-can it handle both?" Pentagon,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18/01/30/the-pentagon-is-planning-for-war-with-china-and-russia-can-it-handle-both/>. Accessed : 2019-02-28。

衝突實際上為美國與俄國的權力博弈。相互爭鬥的過程中，川普的保守主義及要求北約國家均須共同分攤軍費的作法，已令許多北約國家不滿，且不利於北約國家內部的團結。相較於俄羅斯，為鞏固其在東歐原有的勢力，將不惜一切擴張武力與軍事部署以反制「北約東擴」的蔓延。可預見的未來，雙方的爭端仍將持續。然而，兩方的輸贏已非關鍵問題。畢竟它可能演變為冷戰的對抗模式

，歐洲不穩定的現象肯定將持續出現，後續情勢的發展，深值關注。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備役陸軍上校，陸軍官校72年班、國防大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5年班，國防大戰爭學院87年班，國防大戰略研究所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91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2006年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 老軍艦的故事

### 鄞江(寶應)軍艦 PGM-101

鄞江(寶應)軍艦係由美國Consolidated Shipbuilding Corpn, Morris Heights所建造之砲艦，編號PGM-20，1944年5月7日下水成軍。民國37年6月美國依據「五二號法案」移交我國，我海軍接收該艦經修復後成軍，並命名為「寶應」軍艦，編號PGM-101，隸屬海防第一艦隊，民國39年再改隸屬第二艦隊，擔任海上防衛任務，民國43年4月更名為「鄞江」軍艦。該艦曾參加過多次戰役，其中較為重要的計有：民國42年4月15日檀頭山海戰、民國42年6月16日羊嶼突擊戰、民國43年4月4日三門灣海戰及民國43年5月16日鯉門島海戰等，服役期間戰功彪炳。

該艦於民國44年1月20日自大陳南巡，在距大陳東南20浬處，遭遇中共大小艦艇3艘圍攻，經激戰後該艦艦艙中魚雷一枚，操縱失靈，後經「永康」軍艦拖救回航，因損傷嚴重無法修復而於同年8月31日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